

杨太真外传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杨太真外传

卷上

杨贵妃，小字玉环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。高祖令本，金州刺史；父玄琰，蜀州司户。贵妃生于蜀。尝误坠池中，后人呼为落妃池。池在导江县前。（亦如王昭君生于峡州，今有昭君村；绿珠生于白州，今有绿珠江。）妃早孤，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家。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归于寿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温泉宫，（自天宝六载十月，复改为华清宫。）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，度为女道士，号太真，住内太真宫。天宝四载七月，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。是月，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，半后服用。进见之日，奏《霓裳羽衣曲》。（《霓裳羽衣曲》者，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所作也。故刘禹锡诗有云《伏睹玄宗皇帝〈望女几山〉诗，小臣斐然有感》：“开元天子万事足，惟惜当时光景促。三乡驿上望仙山，归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仙心从此在瑶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随。天上忽乘白云去，世间空有《秋风词》。”又《逸史》云：“罗公远天宝初侍玄宗，八月十五日夜，宫中玩月，曰：‘陛下能从臣月中游乎？’乃取一枝桂向空掷之，化为一桥，其色如银。请上同登，约行数十里，遂至大城阙。公远曰：‘此月宫也。’有仙女数百，素练宽衣，舞于广庭。上前问曰：‘此何曲也？’曰：《霓裳羽衣》也。’上密记其声调，遂回桥，却顾，随步而灭。旦谕伶官，象其声调，作《霓裳羽衣曲》。”以二说不同，乃备录于此。）是夕，授金钗钿盒。上又自执丽水镇库紫磨金琢成步摇，至妆阁，亲与插鬓。上喜甚，谓后宫人曰：“朕得杨贵妃，如得至宝也！”

乃制曲子曰《得宝子》，又曰《得鞞（原注：“方孔反”。）子》。

先是，开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、王皇后。后无子，妃生子，又美丽，宠倾后宫。至十三年，皇后废，妃嫔无得与惠妃比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即世。后庭虽有良家子，无悦上目者，上心凄然。至是得贵妃，又宠甚于惠妃。有姐三人，皆丰硕修整，工于谗浪，巧会旨趣，每入宫中，移晷方出。宫中呼贵妃为“娘子”，礼数同于皇后。册妃曰，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，母李氏陇西郡夫人；又赠玄琰兵部尚书，李氏凉国夫人；叔玄珪为光禄卿，银青光禄大夫。再从兄钊拜为侍郎，兼数使。兄钊又居朝列。堂弟锜尚太华公主，是武惠妃生，以母，见通过于诸女，赐第连于宫禁。自此杨氏权倾天下，每有嘱请，台省府县，奉若诏敕。四方奇货，僮仆驼马，日输其门。

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，恩遇最深，上呼之为儿。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，禄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贵妃。上顾而问之：“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？”禄山奏云：“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”上笑而赦之。又命杨钊以下，约禄山为兄弟姐妹，往来必相宴饯，初最结义颇深，后亦权敌不叶。

五载七月，妃子以妒悍忤旨，乘单车，令高力士送还杨钊宅。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举动发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请载还，送院中宫人、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饌百余车。诸姐及钊初则惧祸聚哭，及恩赐浸广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宽慰。妃初出，上无聊，中官趋过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惊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请就召。既夜，遂开安兴坊，从太华宅以入。及晓，玄宗见之

内殿，大悦。贵妃拜泣谢过。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。贵妃诸姐进食作乐。自兹恩遇日深，后宫无得进幸矣。

七载，加钊御史大夫，权京兆尹，赐名国忠。封大姨为韩国夫人。三姨为虢国夫人，八姨为秦国夫人。同日拜命，皆月给钱十万，为脂粉之资。然虢国不施妆粉，自衒美艳，常素面朝天。当时杜甫有诗云：

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马入宫门。

却嫌脂粉涴颜色，淡扫娥眉朝至尊。

又赐虢国照夜玳，秦国七叶冠，国忠锁子帐，盖希代之珍，其恩宠如此。钊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，列棨戟，特授上柱国，一日三诏。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，甲第洞开，僭拟宫掖，车马仆从，照耀京邑。递相夸尚，每造一堂，费逾千万计，见制度宏壮于己者，则毁之复造。土木之工，不舍昼夜。上赐御食及外方进献，皆颁赐五宅。开元以来，豪贵荣盛，未之比也。

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，将乘马，则力士执辔授鞭。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，雕镂器物又数百人，供生日及时节庆。续命杨益往岭南，长吏日求新奇以进奉。岭南节度张九章、广陵长史王翼，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，异于他郡，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，翼擢为户部侍郎。

九载二月，上旧置五王帐，长枕大被，与兄弟共处其间。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，故诗人张祜诗云：

梨花深院无人见，闲把宁王玉笛吹。

因此又忤旨，放出。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，国忠惧，请计于温。遂入奏曰：“妃，妇人，无知识。有忤圣颜，罪当死。

既尝蒙恩宠，只合死于宫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，安忍取辱于外乎？”上曰：“朕用卿，盖不缘妃也。”初，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，妃泣谓韬光曰：“请奏：妾罪合万死。衣服之外，皆圣恩所赐，唯发肤是父母所生。今当即死，无以谢上。”乃引刀剪其发一绺，附韬光以献。妃既出，上怆然。至是，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。上大惊惋，遽使力士就召以归，自后益嬖焉。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。

十载上元节，杨氏五宅夜游，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。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，公主堕马。驸马程昌裔扶公主，因及数挝。公主泣奏之，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，昌裔停官，不许朝谒。于是杨家转横，出入禁门不问。京师长吏，为之侧目。故当时谣曰：

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欢。

又曰：

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却是门楣。

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。

上一旦御勤政楼，大张声乐。时教坊有王大娘，善戴百尺竿，上施木山，状瀛洲、方丈，令小儿持绛节，出入其间，而舞不辍。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，十岁，惠悟过人。上召于楼中，贵妃坐于膝上，为施粉黛，与之巾栉。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，晏应声曰：

楼前百戏竞争新，唯有长竿妙入神。

谁谓绮罗翻有力，犹自嫌轻更著人。

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，声闻于外，因命牙笏、黄绂袍赐之。

上又宴请王于木兰殿，时木兰花发，皇情不悦。妃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天颜大悦，方知迴雪流风，可以迴天转地。上尝梦十仙子，乃制《紫云迴》，（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，御卿云而下，各执乐器，悬奏之。曲度清越，真仙府之音。有一仙人曰：“此神仙《紫云迴》，今传授陛下，为正始之音。”上喜而传授。寤后，余响犹在。旦，命玉笛习之，尽得其节奏也。）并梦龙女，又制《凌波曲》。（玄宗在东都，梦一女，容貌艳异，梳交心髻，大袖宽衣，拜于床前。上问：“汝何人？”曰：“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，卫宫护驾，妾实有功。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，乞赐一曲以光族类。”上于梦中为鼓胡琴，拾新旧之曲声，为《凌波曲》。龙女再拜而去。及觉，尽记之。会禁乐，自御琵琶，习而翻之。与文武臣僚，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，池中波涛涌起，复有神女出池心，乃所梦之女也。上大悦，语于宰相，因于池上置庙，每岁命祀之）。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。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，善舞。上与妃子钟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于清元小殿，宁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马仙期方响，李龟年觱篥，张野狐箜篌，贺怀智拍。自旦至午，欢洽异常。时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。曲罢，上戏曰：“阿瞞（上在宫中多自称也。）乐籍，今日幸得供养夫人，请一缠头！”秦国曰：“岂有大唐天子阿姨，无钱用耶？”逐出三百万为一局焉。乐器皆非世有者，才奏而清风习习，声出天表。妃子琵琶逻逤檀，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。其木温润如玉，光耀可鉴。有金缕红文，蹙成双凤。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，渌水蚕丝也，光莹如贯珠瑟瑟。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。禄山进三百事管色，俱用

媚玉为之。诸王、郡主，妃之姐妹，皆师妃为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彻，广有献遗。妃子是日问阿蛮曰：“尔贫，无可献师长，待我与尔为。”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。妃善击磬，拊搏之音泠泠然，多新声，虽太常梨园之妓，莫能及之。上命采蓝田绿玉，琢成磬；上方造簾，流苏之属，以金钿珠翠饰之，铸金为二狮子以为趺夫，彩绘缛丽，一时无比。

先，开元中，禁中重木芍药。（即今牡丹，《开元天宝花木记》云：“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也。”）得数本红紫、浅红、通白者，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，会花方繁开，上乘照夜白，妃以步辇从。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，得乐十六色。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众乐前，将欲歌之。上曰：“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词为？”遽命龟年持金花笺，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《清平乐词》三篇。承旨，犹苦宿醒，因援笔赋之。第一首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第二首：
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
第三首：
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
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

龟年捧词进，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，抚丝竹，遂促李龟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宝杯，酌西凉州葡萄酒，笑领歌，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妃饮罢，

敛绣巾再拜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。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，异日，妃重吟前调，力士戏曰：“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耶？”妃子惊曰：“何学士能辱人如斯？”力士曰：“以飞燕指妃子，贱之甚矣！”妃深然之。上尝三欲命李白官，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

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览《汉成帝内传》，时妃子后至，以手整上衣领曰：“看何文书？”上笑曰：“莫问。知则又殍人。”觅去，乃是汉成帝获飞燕，身轻欲不胜风，恐其飘翥，帝为造水晶盘，令宫人掌之而歌舞。又制七宝避风台，间以诸香，安于上，恐其四肢不禁也。上又曰：“尔则任吹多少！”盖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语戏妃。妃曰：“《霓裳羽衣》一曲，可掩前古。”上曰：“我才弄，尔便欲嗔乎？忆有一屏风，合在，待访得以赐尔。”屏风乃虹霓为名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可长三寸许。其间服玩之器，衣服，皆用众宝杂厕而成。水精为地，外以玳瑁、水犀为押，络以珍珠瑟瑟。间缀精妙，迨非人力所制。此乃隋文帝所造，赐义成公主，随在北胡。贞观初，灭胡，与萧后同归中国，上因而赐焉。（妃归卫公家，遂持去，安于高楼上，未及将归。国忠日午偃息楼上，至床，睹屏风在焉。才就枕，而屏风诸女悉皆下床前，各通所号，曰：“裂缯人也。”“定陶人也。”“穹庐人也。”“当垆人也。”“亡吴人也。”“步莲人也。”“桃源人也。”“斑竹人也。”“奉五官人也。”“温肌人也。”“曹氏投波人也。”“吴宫无双返香人也。”“拾翠人也。”“窃香人也。”“金屋人也。”“解佩人也。”“为云人也。”“董双成也。”“为烟人也。”“画眉人也。”“吹箫人也。”“笑颦人也。”“垓中人也。”“许飞琼也。”“赵飞燕也。”“金谷

人也。”“小鬟人也。”“光发人也。”“薛夜来也。”“结绮人也。”“临春阁人也。”“扶风女也”。国忠虽开目历历见之，而身体不能动，口不能发声。诸女各以物列坐。俄有纤腰妓人近十馀辈，曰：“楚章华踏谣娘也。”乃连臂而歌之曰：“三朵芙蓉是我流，大杨造得小杨收。”复有二三妓又曰：“楚宫弓腰也。何不见《楚辞别序》云：‘绰约花态，弓身玉肌’？”俄而递为本艺，将呈讫，一一复归屏上。国忠方醒，惶惧甚，遽走下楼，急令封锁之。贵妃知之，亦不欲见焉。禄山乱后，其物犹存，在宰相元载家，自后不知所在。）

卷下

初，开元末，江陵进乳柑橘，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。至天宝十载九月秋结实。宣赐宰臣曰：“朕近于宫内种柑子树数株，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，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，亦可谓稍异者”宰臣表贺曰：“伏以自天所育者，不能改有常之性；旷古所无者，乃可谓非常之感。是知圣人御物，以元气布和；大道乘时，则殊方叶致。且橘柚所植，南北异名，实造化之有初，匪阴阳之有革。陛下玄风真纪，六合（968 一家。雨露所均，混天区而齐被；草木有性，凭地气以潜通。故兹江外之珍果，为禁中之佳实。绿蒂含霜，芳流绮殿；金衣烂日，色丽彤廷。云云。”乃颁赐大臣。外有一合欢实，上与妃子互相持玩。上曰：“此果似知人意，朕与卿固同一体，所以合欢。”于是促坐同食焉。因令图画，传之于后。

妃子既生于蜀，嗜荔枝。南海荔枝，胜于蜀者，故每岁驰驿以进。然方暑热而熟，经宿则无味，后人不能知也。

上与妃采戏将北，唯重四转败为胜。连叱之，骰子宛转而成重四，遂命高力士赐绯，风俗因而不易。

广南进白鹦鹉，洞晓言词，呼为“雪衣女”。一朝飞上妃镜台上，自语：“雪衣女昨夜梦为鸂鸟所搏。”上令妃授以《多心经》，记诵精熟。后上与妃游别殿，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。瞥有鹰至，搏之而毙，上与妃叹息久之，遂瘞于苑中，呼为鹦鹉冢。

交趾贡龙脑香，有蝉蚕之状五十枚。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，禁中呼为瑞龙脑。上赐妃十枚，妃私发明驼使，（明驼使腹下有毛，夜能明，日驰五百里。）持三枚遗禄山。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、玉合、金平脱铁面碗。

十一载，李林甫死，又以国忠为相，带四十余使。十二载，加国忠司空。长男暄，先尚延和郡主，又拜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常卿，兼户部侍郎。小男暄，尚万春公主。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，尚承荣郡主。一门一贵妃、二公主、三郡主、三夫人。十三载，重赠玄琰太尉齐国公，母重封梁国夫人。官为造庙，御制碑，及书。叔玄珪又拜工部尚书。韩国婿秘书少监崔珣女为代宗妃；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延光公主，女为让帝男妻；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，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。

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，常经冬还宫阙，去即与妃同辇。华清有端正楼，即贵妃梳洗之所；有莲花汤，即贵妃澡沐之室。国忠赐第，在宫东门之南，虢国相对。韩国、秦国，薨栋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过五家，赏赐燕乐。扈从之时，每家为一队，队着一色衣。五家合队相映，如百花之焕发。遗

钿坠舄，瑟瑟珠翠，灿于路歧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，香气数日不绝。驼马千余头匹，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，出有饌饮，还有软脚。远近饷遗，珍玩狗马，阉侍歌儿，相望于道。及秦国先死，独虢国、韩国、与国忠转盛。虢国又与国忠乱焉，略无仪检，每入朝谒，国忠与韩、虢连辔，挥鞭骤马，以为谐谑。从官媼姬百余骑，秉烛如昼，鲜装袷服而行，亦无蒙蔽。衢路观者如堵，无不骇叹。十宅诸王男女婚嫁，皆资韩、虢绍介，每一人约一千贯，上乃许之。

十四载六月一日，上幸华清宫，乃贵妃生日。上命小部音声（小部者，梨园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以下），于长生殿奏新曲。未有名，会南海进荔支，因以曲名《荔支香》，左右欢呼，声动山谷。

其年十一月，禄山反幽陵（禄山本名轧犂山，杂种胡人也。母本巫师。禄山晚年益肥，垂肚过膝，自称得三百五十斤。于上前胡旋舞，疾如风焉。上尝于勤政楼东间，设大金鸡幃，施一大榻，卷去帘，令禄山坐。其下设百戏，与禄山看焉。肃宗谏曰：“历观今古，未闻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。”上私曰：“渠有异相，我襁之故耳。”又尝与夜燕，禄山醉卧，化为一猪而龙首。左右遽告帝，帝曰：“此猪龙，无能为。”终不杀，卒乱中国。）以诛国忠为名。咸言国忠、虢国、贵妃三罪，莫敢上闻。

上欲以皇太子监国，自亲征，谋于国忠。国忠大惧，归谓姐妹曰：“我等死在旦夕。今东宫监国，当与娘子等并命矣！”姐妹哭诉于贵妃，贵妃衔土请命，事乃寝。十五载六月，潼关失守，上幸巴蜀，贵妃从。至马嵬，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惧

兵乱，乃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崩离，万乘震荡，岂不由杨国忠割剥阡陌，以至于此！若不诛之，何以谢天下？”众曰：“念之久矣！”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，遮国忠语事。军士呼曰：“杨国忠与蕃人谋叛！”诸军乃围驿四合，杀国忠，并男暄等。（国忠旧名钊，本张易之子也。天授中，易之恩幸莫比，每归私第，诏令居楼，仍去其梯，围以束棘，无复女奴侍立。母恐张氏绝嗣，乃置女奴婢姝于楼复壁中，遂有娠，而生国忠，后嫁于杨氏。）

上乃出驿门劳六军。六军不解围，上顾左右责其故，高力士对曰：“国忠负罪，诸将讨之。贵妃即国忠之妹，犹在陛下左右，群臣能无忧怖？伏乞圣虑裁断。”（一本云：“贼根犹在，何敢散乎？”盖斥贵妃也。）上回入驿，驿门内旁有小巷，上不忍归行宫，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。圣情昏默，久而不进。京兆司录参军韦谔（见素男也）进曰：“乞陛下割恩忍断，以宁国家。”逡巡，上入行宫，抚妃子出于厅门，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，使力士赐死。妃泣涕呜咽，语不胜情，乃曰：“愿大家好住。妾诚负国恩，死无恨矣。乞容礼佛。”帝曰：“愿妃子善地受生。”力士遂以罗巾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。才绝，而南方进荔支至。上睹之，长号数息，使力士曰：“与我祭之。”祭后，六军尚未解围。以绣衾复床，置驿庭中，敕玄礼等入驿视之。玄礼抬其首，知其死，曰：“是矣。”而围解。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。妃时年三十八。上持荔支，于马上谓张野狐曰：“此去剑门，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”

初，上在华清宫日，乘马出宫门，欲幸虢国夫人之宅。玄

礼曰：“未宣敕报臣，天子不可轻去就。”上为之回辔。他年，在华清宫，适上元，欲夜游。玄礼奏曰：“宫外即是旷野，须有预备，若欲夜游，愿归城阙。”上又不能违谏，及此马嵬之诛，皆是敢言之有使也。

先是，术士李遐周有诗曰：“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“燕市人皆去”，禄山帅蓟门之士而来。“函关马不归”，哥舒翰之财潼关也。“若逢山下鬼”，嵬字，即马嵬驿也。“环上系罗衣”，贵妃小字玉环，及其死也，力士以罗巾缢焉。又妃常以假髻为首饰，而好服黄裙。天宝末，京师童谣曰：“义髻抛河里，黄裙逐水流。”至此应矣。初，禄山尝于上前应对，杂以谐谑，妃常在坐，禄山心动。及闻马嵬之死，数日叹惋。虽林甫养育之，国忠激怒之，然其有所自也。

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，国总诛问至，县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。走入竹林下，以为贼军至，虢国先杀其男徽，次杀其女。国忠妻裴柔曰：“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？”遂并其女杀之。已而自刎不死，载于狱中，犹问人曰：“国家乎？贼乎？”狱吏曰：“互有之。”血凝其喉而死。遂并坎于东郭十余步道北杨树下。

上发马嵬，行至扶风道，道旁有花，寺畔见石楠树团圆，爱玩之，因呼为端正树，盖有所思也。又至斜谷口，属霖雨涉旬，于栈道雨中，闻铃声隔山相应，上既悼念贵妃，因采其声为《雨霖铃》曲，以寄恨焉。

至德二年，既收复西京，十一月，上自成都还，使祭之。后欲改葬，李辅国等皆不从。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：“龙武将

士以杨国忠反，故诛之。今改葬故妃，恐龙武将士疑惧。”肃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绹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肤已消释矣，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毕，以献，上皇置之怀袖，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，朝夕视之而歔歔焉。

上皇既居南内，夜阑登勤政楼，凭栏南望，烟月满目，上因自歌曰：“庭前琪树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还！”歌歇，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。顾力士曰：“得非梨园旧人乎？迟明，为我访来。”翌日，力士潜求于里中，因召与同去，果梨园弟子也。其后，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。歌《凉州》之词，贵妃所制也。上亲御玉笛，为之倚曲，曲罢相视，无不掩泣。上因广其曲，今《凉州》留传者益加焉。至德中，复幸华清宫。从官嫔御，多非旧人。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《雨霖铃》曲，曲半，上四顾凄凉，不觉流涕。左右亦为感伤。新丰有女伶谢阿蛮，善舞《凌波曲》，旧出入宫禁，贵妃厚焉。是日，诏令舞。舞罢，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，曰：“此贵妃所赐。”上持之，凄然垂涕曰：“此我祖大帝破高丽获二宝，一紫金带，一红玉支。朕以岐王所进《龙池篇》，赐之金带；红玉支赐妃子。后高丽知此宝归我，乃上言‘本国因失此宝，风雨愆时，民离兵弱。’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，乃命还其紫金带，唯此不还。汝既得之于妃子，朕今再睹之，但兴悲念矣！”言讫，又涕零。至乾元元年，贺怀智又上言曰：“昔上夏日与亲王棋，令臣独弹琵琶，（其琵琶以石为槽，鵠鸡筋为弦，用铁拨弹之。）贵妃立于局前观之，上数枰子将输，贵妃放康国羯子上局乱之，上大悦。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，良久，回身方落。及

归，觉满身香气，乃卸头帟，贮于锦囊中，今辄进所贮幞头。”上皇发囊，且曰：“此瑞龙脑香也，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，再幸尚有香气宛然，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！”遂凄怆不已。自是圣怀耿耿，但吟：“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须臾舞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。”

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，知上皇念杨贵妃，白云有李少君之术，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谒其术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游神驭气，出天界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见。又旁求四虚上下，东极绝大海，跨蓬壶，忽见最高山，上多楼阁。泊至，西厢下有洞户东向，阖其门，额署曰：“玉妃太真院。”方士抽簪叩扉，有双鬟童女出应门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双鬟复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诘其所从来。方士因称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“玉妃方寝，请少待之。”逾时，碧衣延入，且引曰：“玉妃出。”冠金莲，帔紫绡，佩红玉，拽凤舄。左右侍女七八人。揖方士，问皇帝安否，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。言讫惘然，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，折其半授使者，曰：“为我谢太上皇，谨献是物，寻旧好也。”方士将行，色有不足，玉妃因征其意，乃复前跪致词：“请当时一事，不闻于他人者，验于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金钗钿合，负新垣平之诈也。”玉妃惘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“昔天宝十载，侍辇避暑骊山宫。秋七月，牵牛织女相见之夕，上凭肩而望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：‘愿世世为夫妇。’言毕，执手各呜咽，此独君王知之耳。”因悲曰：“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，复堕下界，且结后缘。或为天，或为人，决再相见，好合如旧。”因言：“太上皇亦不久人间，幸惟自爱，无自苦耳。”使者还，具奏太上

皇。皇心震悼。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，悲悼妃子，无日无之，遂辟谷服气。张皇后进樱桃、蔗浆，圣皇并不食。常玩一紫玉笛，因吹数声，有双鹤下于庭，徘徊而去。圣皇语侍儿宫爱曰：“吾奉上帝所命，为元始孔升真人，此期可再会妃子耳。笛非尔所宝，可送大收。”（大收，代宗小字。）即令具汤沐：“我若就枕，慎勿惊我。”宫爱闻睡中有声，骇而视之，已崩矣。

妃死之日，马嵬媼得锦襦袜一只，相传过客一玩百钱，前后获钱无数。

悲夫！玄宗在位久，倦于万机，常以大臣接对拘检，难徇私欲。自得李林甫，一以委成。故绝逆耳之言，恣行燕乐，衽席无别，不以为耻，由林甫之赞成矣。乘舆播迁，朝廷陷没，百僚系颈妃王被戮，兵满天下，毒流四海，皆国忠之召祸也。

史臣曰：夫礼者，定尊卑，理家国。君不君，何以享国？父不父，何以正家？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唐明皇之一误，貽天下之羞，所以禄山叛乱，指罪三人。今为外传，非徒拾杨妃之故事，且惩祸阶而已。